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woman's figure, rendered in a style that blends realism with abstract, painterly elements. Her hair and the lower portion of her body are intricately wrapped in a dense, chaotic web of thin, colorful threads in shades of red, blue, and black. She is wearing a black high-heeled shoe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, textured cream color, with faint, blue-toned ghostly outlines of the woman's form and the threads, creating a layered, ethereal effect. The title '谁的死结' is printed in large, bold, black characters, with '的' in a smaller font size between '谁' and '死'.

# 谁的死结

老三著

谁系的死结

老三著

# 第一章 劫匪来了

## 1

沈小北半夜从梦中惊醒，猛然发现床边站着一个人！

那人直愣愣地盯着她，虽然在黑暗里，可他眼光里的不怀好意还是让沈小北感觉到了。

起初以为是做梦，可她鼻子里嗅到了陌生人身上的气味，还嗅到了危险，那危险触手可及。她“嗷”地一声坐起来，用手捂住了胸部，吓得魂飞魄散。

她身上光光的，连条布丝儿都没有。

“别叫！”蒙面人一伸手，捂住沈小北的嘴。蒙了面的脸上，露出一双眼睛凶狠地瞪着她。

“你是谁？”沈小北的声音有点失声，整个身体僵住了。不是不敢动，是不能动，因为一动，蒙面人的目光就鹰隼似的盯过来。

“我是你的噩梦。”蒙面人压低声音说，脸忽然凑到沈小北的面前，目光邪恶地在她的裸体上晃来晃去。

“别过来！”沈小北又惊又怕，身体抖得像筛糠。毯子就在旁边，她伸手拽过来想盖在身上遮羞。

蒙面人却一把将毯子按住，一双火辣辣的目光逼住她。一只腿已经跪在了床上，像只狼一样像沈小北压过去。

“滚开，滚开，老公救我。”沈小北拼命向蒙面人踢去。

蒙面人没有防备，被踢到床下，碰倒了旁边的椅子，弄得乒乒乓乓作响。

“啥时候了，他妈的不知轻重。办正事，赶紧把那女的绑过来！”客厅里一个陌生的声音低声命令着。那男人的声音有点沙哑含混，却凶狠狠的，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。

“别动我老婆，你们是来发财的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”客厅里沈小北的老公耿直的声音也传了过来。

沈小北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家里半夜进了凶悍的劫匪。老公已经被控制，自己一个人抵抗显然人单势孤，只好先委曲求全。

“我要穿衣服。”沈小北说。

床边，有条水粉色的丝绸睡衣。

丝绸滑滑的，凉凉的，穿上去很舒服。但沈小北向来喜欢裸睡，即使是薄如蝉翼的丝绸睡衣，她也是穿到半夜，不知不觉就脱了下来，随手一扔，早晨起来才发现睡衣已经被她脱掉了。

现在，她恨死了半夜脱掉睡衣的毛病，否则也不会将自己置在这么尴尬而屈辱的境地。

“你不穿衣服更好看。”胖子猥琐的目光在沈小北的身体上逡巡，他的声音很低，似乎有点怕外面的那个男人听见。

“便秘啊，还那么磨蹭！”客厅里，先前那个男人的声音有些急躁地说：“赶紧绑过来，胖子你手里的刀是吃屎的，她要不听话就给她放血！”

“别别别，我配合你们，完全配合你们，小北别怕，我在客厅。你也配合他们，他们不会伤害咱们的，他们只是求财。”客厅里，耿直一迭声地恳求着。

沈小北颤抖着将睡衣穿在身上，蒙面胖子一把抓起沈小北，想用什么

东西绑住她。最后他在床脚发现一堆绳子。

其实那是一张丝线编织的渔网，是耿直和沈小北做爱时的道具。那人将渔网扯过来捆上沈小北，把她推进客厅。

沈小北想不明白，一觉醒来，怎么就从天堂掉进了地狱？

昨天夜里，的确是在天堂的。晚上睡觉前，耿直开始到浴室洗洗刷刷，还刮了胡子，修了指甲。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不时美滋滋地打量着一旁压腿弯腰的沈小北。

沈小北在市里一家健身中心做教练。每天晚饭只喝一点鸡汤，还要做有氧运动一个小时，把那一碗鸡汤的热量消耗掉。耿直看着妻子在地毯上将两条腿劈来劈去，就坏笑着说：“别运动了，等会我陪你练。”

沈小北没搭理他，这是她上了体育学院之后就开始的雷打不动的习惯，一旁的耿直却径直走过来，一把将沈小北抱起，抱到卧室的床上。

夜色旖旎，仿佛展开一幅情色的画卷。耿直亲吻着沈小北的肌肤，沈小北配合地发出一声声娇喘微微的呻吟。耿直顺手从床下的抽屉里拿出一张丝线编织的渔网，用那柔软的渔网将沈小北一点点地包在里面。渔网渐渐地拉紧，沈小北白皙的肌肤就被渔网勒成一块块的方格。耿直就一个方格一个方格地亲吻吮吸着渔网勒出的沈小北的肌肤。沈小北叫得越来越尖锐，她的身体越来越软，越来越热，更要命的是，沈小北的皮肤颜色出现了许多红色的斑点。

耿直把这叫做玫瑰花瓣。

沈小北的身体预热后，就会出现这些要命的玫瑰花瓣。

耿直看到沈小北的表现，很有成就感，他进入妻子的身体，感觉那里紧致而湿润，柔软而多情。隔着那丝丝缕缕的渔网，他一下下地撞击着，一下是天堂，一下是地狱。

而沈小北已经叫得变了声音，她觉得她的身体在飘，在飞，飞进了天

堂……那张渔网束缚着她,让她想挣扎,却又心甘情愿地臣服,那种感觉,刻骨铭心地快乐。

只是现在,她落到了地狱,而那个让她飞到天堂上的渔网,成了见证她屈辱的目击者。

外面黑压压的,一点亮光都没有,这时应该是凌晨时分。楼下的店铺都打烊了,一切都沉浸在暗夜的喘息里,连地上掉根针都听得见。

客厅沙发桌上的台灯打开了,橘黄色的光泽幽暗地照着房间。如果点缀红酒美食,这光线就是浪漫的颜色。但现在,则成了压抑的颜色。胖子用渔网将沈小北绑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。

另一张椅子上,捆着耿直。耿直脖子上还被一柄锋利的匕首逼着喉咙。拿着匕首的是个小个子男人。

看到老公被匕首逼着咽喉,沈小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她大睁着眼睛,紧紧盯着小个子攥匕首的手。担心他拿不稳匕首,锋利的刃会切断老公的咽喉。

小个子同样蒙着脸,低声喝道:“规矩点,不合作就要了你们的命。”

“小北别反抗,两位兄弟也是同胞,不会把咱们怎么样的,都是手头短才走这路的,咱们要配合。”耿直的口气低三下四,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镇静和优雅,那恭敬的口气像个太监在伺候慈禧。

他大概是害怕沈小北的牛脾气爆发,惹怒劫匪,招来伤害!

在生死存亡的关头,耿直选择了卑躬屈膝。看着崇拜仰慕的老公现在的样子,沈小北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

“钱在哪?存折银行卡首饰在哪?”小个子男人用刀背重重地敲击着耿直的肩膀。

耿直疼得皱着眉头,忍着疼痛说:“在茶桌下面的盒子里。”

那里,是一些小份额的存折。

胖子很快在茶桌下找到了盒子里的存折。他看着上面的几千元,不高兴地踢了耿直一脚,说:“操,看你们家这大房子,这东西,几千元的存款,唬谁啊?我看你就是欠收拾。”他用手指在房子里划拉一下,然后一巴掌扇到耿直的脸上。

“别打他!”沈小北尖叫了一声。看着老公挨打,尤其是被扇耳光,她心里刀割一样的难受。她受不了老公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,更受不了老公被侮辱打骂。钱没有老公重要。她急忙说:“家里的钱他不知道,我告诉你们。”

因为害怕和气愤,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快说,不说我剁了你。”胖子的手指捏着沈小北的下巴颏,捏疼了她。

“不就是要钱吗,你们客气点,钱财都是身外之物,只要你们不伤害我们,我们就配合。”耿直看那胖子捏妻子的下颌,焦急地说。苦于咽喉上的刀,否则肯定会扑上来保护小北的。

“在卧室的衣橱里。”沈小北有点颓丧。在这种情况下,家已经变成了地狱,老公时刻有生命危险,她时刻有被胖子猥亵或者强奸的可能,唯有妥协,没有别的出路。但她脑子里一刻也没停歇,飞快地转着,想着摆脱危险的方法。

房间里没看到新雇佣的小保姆。她怎么睡得这么死?外面已经换了天地换了主人,她还在睡觉?还是她跟劫匪是一伙的?

还没等沈小北再想下去,就听到后面保姆的房间有动静,胖子愣怔了一下,扭头去看,就见黑糊糊地扑过来一个人,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菜刀,一边扑过来一边大喊着:“我砍死你!”

胖子扬手挡了一下,手臂差点被菜刀砍中,他“啊”了一声,一脚把扑过来的人踹倒。

扑过来的是保姆小昭。因为跌倒,菜刀甩落到一边。

胖子狠狠踢了小昭两脚,小昭不停地惨叫。小个子压低声音制止胖

子：“赶紧捆起来，怕外面听不见动静？”胖子就把小昭的手臂狠狠地扭到后面，用小昭扯落到一边的衬衣捆了起来，还用什么东西死死地塞住她的嘴。

小昭被丢到沙发角落，沈小北感激地看她，小昭却摇头眨眼，不知道是表示什么意思。

“奶奶的，等一会儿收拾你。”胖子去卧室翻衣橱。小个子则翻检着旁边的包包。

沈小北紧张而狐疑地看着耿直，后者正看着她，满眼满脸的关切。

这也太倒霉了，睡得好好的，竟然半夜闯进劫匪。他们怎么盯上她家的？论钱，她家在小区里也就属于中下档水平。论车，耿直的车仅仅是款雅阁。这两个劫匪看人也太二百五了，怎么会选到她家？

难道得罪了什么人，遭人报复？

沈小北在几秒钟内把自己认识的人想了个遍。她性格直爽，有时心直口快，有时脾气暴躁，可能得罪过什么人而不自知，但那些人里绝对没有会恶毒地以这种方式来报复她的。

是耿直得罪了什么人？耿直在外做生意，三教九流的人交往的多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得罪人被盯上了。

可这两人是怎么进来的？

看看房门，好好的，没有撬门别锁的痕迹。再说撬门别锁的动静也会惊醒沈小北。她有点神经衰弱，半夜有点动静就会醒，但她什么都没听到。她家住十三楼，应该不会从窗户进来。从窗户进来也会有不小的动静。那这两人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就能悄无声地进来，悄无声地绑了耿直，来到床前，沈小北才发觉？

这让她感觉头皮有点发炸，莫非是有钥匙，用钥匙打开门锁进来的？还是根本就没有内鬼，直接开门放他们进来的？那个内鬼是保姆吗？可小昭刚才的拼死反抗，动作很凶悍，不像是在演戏。那劫匪究竟是怎么进



来的？

“这是什么稀罕东西？”

小个子在搜查耿直的包。他把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，有手机、香烟、钥匙。他用刀尖儿一样样地扒拉着。最后刀尖挑起一只金灿灿的东西，回头向耿直和沈小北一晃，说：“你们他妈的是两口子吗，还用避孕套？”

刀尖上挑着的是一枚保险套。

沈小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耿直的包里怎么会冒出一只避孕套？

耿直脸色有变，他有些讨好地说：“我们暂时还不要孩子，一直避孕来着。”

“真他妈的有意思。两口子还戴这个？”小个子脸上蒙着面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能看到他的眼睛闪过一抹促狭的光。嘴里嘀咕着说：“不要孩子结个鸟婚？不想过的话，离婚起来多费劲。”

这事儿够戏剧性的。沈小北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什么滋味都有，她忘记了劫匪给她带来的恐惧，刀子似的目光“刷”地向耿直射过去。耿直躲开了，假装没看见她的注视。

他包里哪来的杜蕾斯？他们什么时候说不想要孩子带避孕套来着？耿直没结婚前就吵着嚷着要孩子，想要孩子都快想疯了。刚才那话他怎么说得出口的，还用了那么卑贱的口气和讨好的嘴脸。

她有点不认识地看着耿直。但耿直再没看他，他表情还挺无辜，仿佛那枚套着金灿灿包装的杜蕾斯不存在一样。那是不是他跟别的女人用过而剩下的呢？一想到此，沈小北的心里就被愤怒装满了。结婚不过半年，他怎么就这样了？当初还死乞白赖地缠着她结个什么鬼婚？

胖子忽然冲了出来，死死地捏着沈小北的下颌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骗我，赶紧说，别逼我动手。”他在卧室里没有翻出卡和钱，推搡着押着沈小北去卧室找。

身后耿直一直央求似的对沈小北说：“小北，小北，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吧，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，他们是求财的，和气生财。”

沈小北想把自己的两只耳朵堵上，耿直已经不是过去的耿直了。

胖子将沈小北带进卧室，顺势在她的手臂上捏了一下，沈小北“嗷”地叫了一声。

“正事要紧！”客厅的小个子压低声音喝道。

“我没咋滴，是她绊了一下。”胖子一边说，一边用眼睛恐吓似的瞪着沈小北。

沈小北低声说：“你不是要钱吗，你再碰我，我就大声喊，让全楼的人都听见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”

胖子说：“行行，快点吧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用淫荡的目光瞟了瞟沈小北的胸口。因为刚才的推搡，那里已经露出大半个胸部。

沈小北想把睡衣往上拉拉，但是她的手被绑在身后，没法拉衣服。她心里难受憋屈到了极限。

卡和钱都在卧室的一叠衣服里面。她犹豫了一下，真的都给他们吗，那是她跟耿直的血汗钱。一想到耿直，她心里别有一番滋味。这个男人的包里放着的保险套是跟谁用的？

胖子在后面忽然把毛茸茸的大手从她睡衣领口伸了进去，低声说：“要不告诉我在哪，我就一直摸。”

沈小北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，一扭身子，躲开了他的手。

现款没多少，那十多万元的卡就在衣柜的抽屉里。胖子以为那么贵重的东西肯定藏在隐蔽处。

小个子拿着卡去取钱了。出去之前，对胖子低声嘱咐说：“看紧两人，别有任何动作。”

胖子看了眼只穿着睡衣，全身曲线毕露的沈小北，咽口唾沫说：“操，啰嗦个啥，我也不是二逼，快去你的得了。”

小个子走了，胖子就坐在沙发上，眼睛盯在沈小北的胸口上。沈小北恶心得别过头去。

“兄弟你渴不，厨房冰箱里有啤酒和饮料，你打开喝，歇一歇。”耿直似乎看出了胖子的不怀好意，急于转移他的注意力。

“你小子倒挺会来事。”胖子对耿直说。

“都是同胞，没有血海深仇。就是借俩钱花花。钱是什么，钱是王八蛋，花了咱再赚。”耿直说话的样子很卑微。

“就是，我们也就是穷得走投无路，才干这事儿。”胖子说着，眼角扫了沈小北裸露在外面的半个胸脯。

“抽屉里有烟，中南海，别人给的，兄弟你抽不？”耿直依然卑微着。

他那是与虎谋皮！沈小北看着眼前的耿直，觉得陌生，心里一阵阵地翻腾。只希望老天有眼，让时间快点过去，让恶魔快点走。

“你多大？”胖子忽然坐到椅子上，大手摸上沈小北的大腿，还要向大腿深处摸。

沈小北浑身一激灵，条件反射地抬脚踹向胖子，破口大骂：“操你祖宗，钱你也拿了，还他妈的想干啥？”

胖子没想到沈小北敢骂他，刚想有所报复，门铃突然响了。

## 2

房间里的几个人都浑身一颤。胖子不安地看着墙上的对讲机，嘀咕着：“妈的回来直接进来呗，按什么铃啊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门开了，小个子走了进来。

胖子惊慌地看着小个子，指着对讲机，结巴地说：“大哥，咋整？”

小个子立刻从口袋里拿出胶带，将沈小北的嘴巴缠了好几层。然后把刀子横在耿直的咽喉上，低声对他说：“你去接，敢说没用的，我就给你老婆放血。”一把将耿直连带身下的椅子拽到玄关处，拿起了对讲机的话

筒,贴到耿直的耳朵上。

电话是楼下大厅里的保安东来打来的。

“耿先生,不好意思大半夜打扰您。刚才有个小个子来回进出了两趟,说是你家亲戚,我想证实一下。”

耿直的咽喉上横着小个子的刀刃,就说:“是亲戚,是亲戚。”

“你确定没事?”东来又问。

“真没事,让你费心了。”耿直说。

撩了对讲机,小个子拿刀背拍打着耿直的脸说:“你配合得还挺好。”

嘴巴被缠了胶带的沈小北的希望落空了。

之前沈小北心里真的有过希望,希望东来今天当班,希望东来发现小个子的异常。东来还真发现了,可惜,耿直没有胆子敢说真话。

如果换作她呢?她敢说真话吗?

两个劫匪将沈小北的家洗劫一空,连一元的钞票都没放过,全卷走了。够绝户的!

劫匪走后,小昭挣扎着用地上的菜刀割断了捆着耿直的绳子。一边问耿直和沈小北,“他们怎么进来的,一点没听见动静,你们怎么被捆上了?”

“你怎么没用手机报警,拿菜刀出来多危险。”耿直对小昭说。

“手机没电了,充电器坏了。”小昭嘟囔了一句。

耿直获得自由后,给沈小北解开了渔网,随后他报了警。

### 3

东来是跟巡警一起进来的。

东来二十七岁,瘦高的个子,平头,浑身好像除了骨头,没有多余的肉。脸上最出彩的部分是眼睛。眼窝深陷,两只眼睛时常垂着目光,可一

且抬起目光看人时，你会发现那两只眼睛闪烁着灼灼的火焰，有点毒。

他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很少听见他说话。他的眼睛从来不正眼看人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每天丧搭游魂的，好像什么都不上心。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，他总能比别人反应快，还能出奇制胜。

有一次一个小偷化妆成水暖工进入 A 座的一户周先生家，周先生的太太怀孕了，周先生出差，周太太就坐车回了娘家。

东来当班时，曾看见周先生带着周太太大包小包上车回娘家，所以当天下午那个水暖工进入 A 座后，东来忽然觉得不对劲。随后也跟了上去，在门外等了半个小时，把那个小偷人赃并获。

东来平时总板着脸，好像谁都欠他二百吊钱似的，眼睛里装不下什么人。甚至有时对楼里的住户还很不客气，但对沈小北好像有点例外。沈小北总觉得出入电梯时，东来的目光似乎若有若无地落在她的身上。那目光很轻，很软，是善意的。似乎不是东来那样的阴郁男人所有的。当她回头去寻找时，却发现东来并没看她。

沈小北对东来印象不错，她不喜欢见到女的就往跟前黏乎的男的。有时上楼下楼看东来懒洋洋地在大厅里巡视，心里就有种很踏实很特别的感觉。

东来进来之后，没有说话，眼皮抬了抬，沈小北感觉到东来的目光看了自己。那一眼里有安慰，有担心，似乎还有别的什么。沈小北心里一动，不知怎么，就感觉非常委屈，想哭。

一个瘦巡警问东来：“今天你当班？”

东来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多说。

“当班睡觉了？怎么没发现异常情况，她不说那个小个子下去过吗？你还打过一个电话，也没发现出异常？”瘦巡警很不客气地问东来，然后转头又问沈小北：“那小个子下去之后，胖子都做什么了？”

胖子猥亵了我。可这话沈小北无法说出口。

“究竟做什么了，你怎么不配合呢？”瘦巡警不耐地看着沈小北。

沈小北羞恼地喊：“什么也没做。”她的声音也许太大了，把她眼里的泪水震了下来。她后悔报警了。没想到被劫匪折腾了一回，还要被巡警折腾。

“态度好点。”东来淡淡的插了一句。

房子的另一侧也在做笔录的耿直听见东来的话，掉头向沈小北这边看了看。

瘦巡警横了东来一眼：“说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的事还没抖搂清呢，告你说，现在的劫匪案子多半是做生不做熟，十之八九是熟人干的，不是保姆就是保安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回头扫了一眼也在做笔录的小昭，接着说：“劫匪是从门进来的，那么说劫匪肯定有钥匙。能打开这家门锁的，除了房主就是保安和保姆，你们被怀疑是很正常的。”

小昭不干了，一听瘦巡警说怀疑她，立刻铿锵有力地说：“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会留活口。”看沈小北看她，眼里竟然闪过一丝戏谑的笑。

小昭比沈小北大个一两岁，为人平时沉默寡言，但很能干。但今晚小昭让沈小北刮目相看，这个貌不惊人的女孩，不仅拼死反抗，还伶牙俐齿。

东来没接瘦巡警的茬，他脸上表情寡淡，但眼神却越发阴郁，阴得能拧出水来。

其中一个高个巡警走过来，用胳膊碰了一下瘦巡警，说：“对三哥客气点，你刚来的，不知道，三哥原来跟咱们是同行。”他拿了把椅子给东来。

东来用脚尖把椅子划开，说：“也劳你大驾了？”

高个巡警说：“今晚我跟巡警走，哪有案子，巡警不到场？”他点燃一支烟，递给东来，东来摆手没要。

瘦巡警在一边嘟哝一句：“邱队你说啥？同行？警惕性不高啊。”转身接着给沈小北录口供。

叫邱队的高个巡警和东来在一边聊。

“你啥时候到这的？出来就到这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高射炮轰蚊子，大材小用。你就安心？”

“安心。”

“拉倒吧，我还不知道你？你是能安心的人吗？”

“是。”东来惜字如金，能说一个字，就绝对不会说两个字。

邱队忽然很动情地说：“三哥，要不你写个申请，重新——”

东来摆了下手，制止了他的话。

“那事儿其实也不怨你，是有人想袒护他。”邱队说。

东来摇摇头，脸上的表情不置可否。似乎是不愿意谈起往事。

“我是替你不值，那么个女人，你为了她离队？”邱队又有些动情。

“没完了？”东来的脸色变了，口气已经很不耐烦了。

“行，那我问你，你今天值班是不是，值班没发现小个子几出几进的有些异常？”邱队翻了东来一眼，显然对他表现不太满意，甚至还有点恨铁不成钢。

“打电话了，耿先生说没事。”东来说着，看了眼沈小北。沈小北正感激地看着他。

“监控器有两人的图像，三天。”东来说。

“什么三天？”瘦巡警一直在旁边听着邱队跟东来的谈话，听到东来说三天，他不解地问。

“破案。”东来说得异常平静，好像这案子在他心目中已经是即将要破的了。

“你说得轻巧，劫犯在你眼皮子底下都溜走了，你让我们三天逮他回来？”瘦巡警已经给沈小北录完口供，听东来的口气，有些生气。

“小刘，这是咱三哥，怎么说话呢？”邱队不满意同伴不给他面子。

东来什么也没说,转身去了后屋和厨房,一路垂着目光,像想心事,又像是琢磨刚才瘦巡警的话,但怎么看他怎么不像个要破案的巡警。他的目光注意到沙发旁边的地板上堆着的那张渔网,目光停留了几秒。

沈小北心跳如鼓,害怕东来问她那张渔网是做什么用的。说做爱用的?这话怎么说得出口?

还好,东来没多做停留,就去了后面。

见东来去了后屋,邱队对瘦巡警说:“刘儿我咋说你好呢?他可不是一般人。坏就坏在女人手上。特警队你知道吧,他是第一任的队长。”

瘦巡警这回有点吃惊,说:“就他?瘦得跟大烟鬼似的,我怎么不知道?”

高个给了瘦巡警一拳,不悦地说:“你还在警校穿开裆裤呢,知道个六儿?”

瘦巡警吐了下舌头。

#### 4

曙色渐明,一屋子乱糟糟的人都走了,保姆也被巡警带走,有些口供她需要到局里去录。

家里就剩下耿直和沈小北,沈小北忽然觉得有些别扭。是跟耿直在一起的别扭。

“再睡一会儿吧,今天别上班了。”耿直靠过来,把手搂住她的肩头。

沈小北想打落他的手。但只在心里想了想。

房间里的一切都渐渐地清晰在曙色里。打劫后的房间乱得跟古战场似的,一切都向沈小北宣告打劫的事情并没有结束,结束的只是两个突然闯入的强盗走了,却给他们的内心留下许许多多东西:恐惧,尴尬,委屈,包括内心里的那些很难愈合的伤痛。沈小北想摆脱那些东西,但是新的疑问却一个接一个地涌上来。她忽然说:“他们哪弄的钥匙?”



耿直愣怔了一下。

“他们进来时，你听见了吗？”沈小北又问。

“听见了，我跟他们打起来了，没打过，就被绑上了。”耿直说。

“可我怎么没听到你们的动静？”半夜她睡得再死，三个人在客厅打斗的动静也实在不会太小，她绝对能听见的。但她从梦中惊醒时，耿直早已被绑到了椅子上。

他没反抗，还是跟劫匪是一伙的？沈小北脑子里忽然石破天惊地冒出这么个念头。

“你可能太累了，睡死了。”耿直说。

沈小北不同意耿直的看法。但她没再问，她想起了耿直包里的保险套。“那枚杜蕾斯是咋回事？”沈小北需要他的解释。

“哪个杜蕾斯？”耿直满脸疑问。“哦，你说的我包里的套套啊，我真不知道啊，咋弄进我包里的我真不知道？”

“放在你包里的你说你不知道？”沈小北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晚上的羞辱和气愤，此时都堵在胸口，堵得她胸口疼。她没想到耿直用了这么一个蹩脚的借口。

“昨天跟客户吃饭，给客户叫了小姐，就挨着我坐，大概她们乱放，放错了。”耿直这次笑得坦然。“我骗你干嘛，要真像你想的我在外面花天酒地，还能偷完了腥不擦干净嘴，故意留个套套等着被你抓现行？”

去夜店，泡小姐，还有包里的杜蕾斯。耿直就这么一句话解释了？怎么就那么巧，杜蕾斯会放到他的包里？

不会是耿直在外面搭三搭四挂上的女人，偷配了耿直的钥匙，找个劫匪来报复吧？

这想法一旦浮上沈小北的心头，就犹如一粒种子，在她心里生根发芽，瞬间长成了参天大树。劫匪这事，肯定跟耿直有关，没跑！